



为“网生代”的爱与怕画像

□ 雪樱

当手机内化为人类身体的某个器官,当网络流量成为欲望膨胀的“黄金枷”,我们该怎样守住个人的价值堤坝?又该拿什么挽留记忆和抚慰伤痛?

青年作家石一枫的长篇小说《一日顶流》,堪称一部互联网发展的断代史和文明进程的心灵史。他用嬉笑怒骂的独特风格,讲述了一个荒诞离奇又发人深省的故事,以“顶流”出逃为主线,勾勒出一幅诙谐幽默又真实感人的“众生相”,在追问“我是谁”、寻找“心灵家园”之余,每个人都能从中看到自己的“爱与怕”,找回精神的归宿。

故事“男一号”胡莘瓯和父亲胡学践生活在红楼破旧的筒子楼里,一个“躺平宅男”,一个“技术大神”,父亲整日沉浸在“攒机”和“数字城堡”里,无暇顾及儿子的情感

需求。因母亲剧团“借调”,李蓓蓓母女搬到筒子楼。李蓓蓓母亲迷恋都市夜生活,一心只想攀附权势。如此家庭背景下,两个孩子“抱团取暖”,后来李蓓蓓和妈妈搬走了,两组数字成为留给胡莘瓯的念想:“电蛭蛭”(BB机)号码、“伊妹儿”(电子邮件)密码。

没有无缘无故的“顶流”,要么走丑态百出路线,要么走独一无二路线。显而易见,胡莘瓯属于后者。胡莘瓯以两句话走红网络,“谁来管我”“怎么是好”,一时间成为妇孺皆知的“求管哥”,本是他寻找李蓓蓓的心灵呼告,却一语击中广大网民的情感软肋。当流量成为天罗地网,他想方设法“破网而逃”,蒙头、遮面、断网成为日常。

“求管哥”折射网络环境下的情感缺失症,抑或说一个人的“爱

与怕”,“社恐”“失语”只是外显,本质问题在于心灵触礁,没了意义和方向。胡莘瓯与李蓓蓓的“爱与怕”,源自原生家庭的不完整,也与社交媒介的快速迭代不无关联。正如胡莘瓯的内心独白:“原来怕不是与生俱来的,而是人后天赋予的……恰因为陷在‘怕’里无法自拔,他才缺‘管’,恰因缺‘管’成了第一需要,他才拿‘管’代替了爱。”

小说结尾处,胡莘瓯遇到自己在另一个世界里重新现形的广播剧,讲述自己二十多年来的红楼往事。智能机器人“慧行”比他本人还懂他,“他不再恐惧,反而感动起来,他的眼睛湿润了。”与其说是AI帮助人类修复记忆,毋宁视作



另一种情感慰藉。

《一日顶流》书名极具魅惑性,读完全书会发现,作者“故弄玄虚”又“声东击西”,从胡莘瓯成为“顶流”,“顶流”出逃,到“顶流”回归大地,深刻地反映出互联网原住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失重。

没有永远的“顶流”,只有持续的“心流”。正如书中所写,“假如真有一个‘我’,我们都得慢慢儿找。”石一枫以《一日顶流》提醒我们,互联网只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,可观可玩可探索,切记不可入戏太深、迷失自己。因此,让虚拟的归虚拟,让现实的归现实,学会平视AI,取长补短,共促发展,坚守人之为人的根本和底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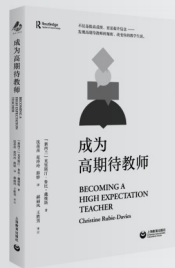
来源:《文汇报》



书架

《成为高期待教师》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

书中通过大量实证研究界定什么是高期待教师,并详细阐释高期待教师的信念和做法,为教师提供如何改变课堂的实际案例,让所有学生都能以超乎教师想象的更高水平学习,通向自己理想的人生。

《杀死一只知更鸟》

译林出版社

本书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南部的一个小镇,3个小孩的生活因为两桩冤案而改变。作者通过看似简单的案件,深入剖析人性善恶,传递平等、正义与博爱的价值观。



公示

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《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》的有关通知要求,我单位已对相关采编人员的资格进行了严格审核,现将拟申领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进行公示。

拟领取新闻记者证人员:黄帝子 陈洁 谢扬烁

公示期:2025年5月28日至6月4日

监督电话:湖南省新闻出版局

0731-82688112, 84326428

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教育科技传媒分公司

《科教新报》编辑部

2025年5月



书韵



黑崩筋儿是一种西瓜,长圆形,黑皮上有一道道鼓起的筋脉,切开,红瓤黑籽,颜色鲜亮,很是分明。

如今,这种西瓜早就没有了。从黑崩筋儿,到早花、京欣,再到如今的麒麟瓜,分别代表着几代北京人的童年。

我儿时,黑崩筋儿是老北京人夏天里的家常瓜。街头巷尾,到处都有西瓜摊,到处都能听到卖西瓜的吆喝声,卖的是清一色的黑崩筋儿。“卖西瓜来——斗大的西瓜,船大的块儿,青皮红瓤,杀口的蜜呀!”这样的吆喝声,我们耳熟

能详,逗着我们的馋虫。“青皮红瓤”,就是黑崩筋儿。

那时候,父亲下班后有时会买回一个黑崩筋儿,但不会马上吃,他总会先从自来水管子接来一桶凉水,把瓜放进凉水桶里,一泡就是很长时间。

所谓“浮瓜沉李”,西瓜浮在水面上,就一定是熟瓜。为什么是熟瓜呢?因为熟了的瓜,比生瓜要轻……每一次吃瓜之前,父亲总是先切下瓜屁股上的一点儿皮,而后一边用这块西瓜皮擦拭菜刀,一边在白问自答里教育我和弟弟这样

黑崩筋儿

□ 肖复兴

一番科学道理,全然不顾我们迫不及待要吃瓜的蠢蠢欲动的心。

长大以后,读唐诗,李颀的一首诗里有这样的诗句:“北窗卧簟连心花,竹里蝉鸣西日斜。羽扇摇风却珠汗,玉盆贮水割甘瓜。”由此得知,在没有冰箱和冰块的条件,这样用满盆满桶的凉水泡瓜,是早在唐代就有的传统。如果“羽扇摇风却珠汗”改成“沉李浮瓜说道理”,就更像当年我家夏天吃黑崩筋儿的情景了。

来源:《光明日报》

人性之光照亮沉睡的紫山

□ 洪树

《紫山》的故事始于20世纪90年代辽南山区的小峪沟村。作者孙惠芬将叙事置于城镇化加速的背景下,小说通过3人3天的极限时空,解剖了乡村社会在现代化冲击下的精神阵痛:传统伦理的瓦解、人际信任的断裂,以及个体在道德夹缝中的挣扎。

阅读《紫山》的体验如同置身一场暴雨,感受窒息感与喘息感的交替。上卷的密闭空间叙事带来强烈的窒息感:3人共处一室的每一秒都被拉长,屋外的雨声、村民的私语交织成压迫性的声场。孙惠芬擅用感

官描写强化这种紧张。下卷则如暴雨后的泥泞跋涉,青壮年外出务工、传统宗族关系瓦解。孙惠芬以冷静的笔触记录这些变化,但人物的内心始终未被时代洪流淹没。小说主人公冷小环与汤犁夫两人的命运轨迹暗示:真正的重建始于对创伤的凝视而非逃避。这种张力的转换,使小说避免陷入“苦难奇观”的窠臼。读者既感受到命运的沉重,也在人物缓慢的觉醒中获得喘息——正如紫山在雾气散去的瞬间显现,黑暗中的微光反而更显珍贵。

以往乡土写作多聚焦于物

质贫困或田园牧歌,而孙惠芬将笔触深入精神层面,揭示城镇化不仅是地理迁移,更是价值观的重构。

《紫山》的文学意义,在于它为乡村生活中人们的精神变迁留下一份标本。孙惠芬没有提供简单的解决方案,而是将伤口撕开,让读者看到现实真相。这种写作伦理,使小说超越地域与时代的限制,成为所有“精神漂泊者”的镜像。《紫山》试图告诉读者:真正的救赎,始于承认生活的破碎,并在裂缝中播种希望。正如紫山的雾气终会散尽,人性的微光永不熄灭。

来源:《辽宁日报》

阅读随笔

